

资料室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科士达回忆《马关条约》的签订



1895年1月30日清晨，中国使节乘英国皇后邮船到达神户。他们分别是总理衙门的大臣——户部侍郎并曾任华盛顿公使数年的张荫桓和湖南巡抚邵友濂，随行的还有五位秘书及一批随员翻译等约五十人……日本报纸公开表示，派遣这样两位使节是不能表示中方的求和诚意的，特别是知道日本天皇委派日本第一位政治家首相伊藤博文伯爵及外务大臣陆奥子爵作为他的使节的时候。

……

我们到达后的第二天，也就是2月1日，谈判代表们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专以交换委任状。日方在仔细检查了中国委任状（Credential Letter or Commission）以后，就交给中方代表们一个书面的备忘录，要求他们以书面形式明确地向日方说明，到底他们刚交的全权证书或委任状是否包括中国皇帝授给他们的一切权柄。次日，中方代表给日方的答复大体上是肯定的。日方收到后，立刻约定在下午五时三十分举行第二次会议。

第二次会议时，伊藤伯爵宣读了相当长的一篇演说，他非难中国以往的行为，在条约会谈上，他硬说中国这次还是一样缺乏诚意与信实。同时他宣布说，日本希望和平，并准备与负有全权的委员来会谈。然后他交付中方代表们一个备忘录说，他们的权力不完全，并宣布现下的会议终结。中方代表们宣称，他们的全权证书用的是中国使节通常用的格式并曾为欧洲各国在条约会议上所承认，皇帝给了他们这委任状就是赋予他们全权，并提议用电报来修改，使日方满意。

然而，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日方通知他们，4日正午准备好了汽船，要载他们到距中国最近的口岸长崎。2月3日早晨，中方代表们给日本代表们写了一张照会，与前一天在会议上所述相同。伊藤伯爵拆开并读了这张照会，然后退还给了中方，并声明由于会议已经终结，不能再从中国委员处接收照会了。

最后会议的晚上，我从端迪臣（注：Henry W. Dennison，日本外务省外交顾问）处接到个通知，请求同我晤面。他依约于2月3日上午到我的房子来，拜访的目的是对我更详尽地解释日本拒绝与中国使臣们开会的理由。他说，日本不信任中国有寻求和平的诚意，并引述了像伊藤在演说中所提到的中国以往的作风，并举使臣们的职位低微为例。他说日本是真实地愿意和平，假若中国派遣恭亲王或李鸿章带着适当的委任状前来，他们是可以受到接待的。他向我说明伊藤及陆奥颇受在日本天皇方面占有势力的主战派所拘束，主战派主张要到夺取北京后才媾和。

端迪臣的拜访给我的印象是，日本人对于他们拒绝中国代表并不完全觉得安心，希望通过我向世界更完满地说明他们行为的正当。端迪臣没有说出他们此行为的另外一个理由，日方已经派出一支军队去攻袭威海卫炮台，击毁或捕捉在那里避难的中国海军剩余部分。当使臣在广岛举行会议时，在该炮台正进行着激烈的战事。无疑，日本人感到在这一仗胜利结束后，他们可以处于一个较优越的地位来签订和约。

中国政府按照日本政府所表示的意思，任命李鸿章总督为唯一的议和全权大臣……



总督虽然以战败者的身份去日本，但并没有忘掉他国家的伟大以及东方人喜爱的排场。全体随员共135人，此番航行需租赁两只商船来装载。其中有曾任驻外国的公使两人，能说英、法或日语的秘书4人，翻译及书记约20人，中国及法国大夫各1人，护卫和队长1人，一辆最高级的官轿和轿夫厨司及仆从多人。轮船开驶前，当地官吏上船给总督送别……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5：中日战争（第七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470-474页。

